

足本

胡林翼全集

胡林翼奏議

卷三十四

遵旨覆奏征皖孤軍未可深入疏（九年四月十七日督發）

咸豐九年四月初三日，準軍機大臣字寄三月二十七日，奉上諭：「勝保奏：『通籌勦賊大局，宜合力並舉，並繪圖呈覽。』一摺，所稱以『皖軍會搗六合，楚師由西面力攻舒桐，安慶使撤回逆援，合力痛勦，則浦口後路自易肅清。可以合圍金陵，設逆仍集東南，不復西救，則楚軍乘勢進逼，亦可長驅直下。此時應以皖軍會勦東南，楚軍力攻皖北爲上策。』等語，前據胡林翼奏稱：『皖楚之要，以黃州爲適中，保楚乃能謀皖，地勢賊情，非分三路並力進勦，必難成功。』官文亦謂『胡林翼不宜入皖，前敵不宜添兵。』該大臣等督兵勦賊，係共辦一事，惟在相度地勢，體察賊情，乘機進取，以收師克在和之效。胡林翼駐紮黃州，數月以來，諒已布置周密，楚師有多隆阿爲前敵，節節進勦，而孤軍未可深入，曾否派兵爲其後路？現在皖北賊匪麇集，亟待楚師水陸分攻舒桐、廬州、安慶，以分賊勢，勝保翁同書亦應督飭各軍，合力會勦，不得專恃鄰省。官文前因湖南桂陽等縣被匪竄陷，調水師馬隊馳往援勦，此項援軍，俟湖南軍務稍平，亦可撤回，並力赴皖，使皖北之賊有所顧忌，不致肆意蔓延，庶於大局有裨。勝保兵力尙不爲少，務須南北兼籌，互相策應。上年李續賓一軍爲百戰勁旅，竟以深入無援，坐失名將，全軍潰敗，殊堪惋惜！今議會勦之舉，勝保當先與官文、胡林翼審酌機宜，固不可畫疆自守，亦不可輕進貪功，務須計出萬全，以冀膚功早奏。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等因，欽此。」臣等仰承謨訓，指示周詳，欽感難名。楚軍入皖者，多隆阿、鮑超等已逼近太湖，計馬步已九千餘人，道員唐訓方、蔣凝學等率七千人進駐太湖，迤南之剿

橋爲多隆阿後路援應地當安慶石牌之衝防賊匪之斜出以繞越太湖縣城之後也其留防陳德園之軍則以參將阿達春同知歐陽正塘領之計二千五百人以彌縫太湖之闕其分進英山一路者爲參將余際昌之二千人通計入皖之師已逾二萬餘人其分駐羅田麻城等處則不過千人五百人耳太湖之城從龍山官二水夾涉環城如帶春夏水漲溝澮皆滿馬步未能馳驟自如多隆阿呈報二月十七日探賊目僞亮天燕僞承天侯等帶賊三千在蠟樹柯茶婆嶺擄糧製藥運往太湖十八日帶隊馳往賊眠未起我軍抄殺過半餘賊奔過河東天明仍率馬步過河追勦黃泥港之賊四面抄擊射斃賊目僞承天侯一名殲斃羣賊甚衆該逆所擄之糧全行燒燬又三月二十五日探聞太湖東門外河東賊壘突出千餘人繞至龍山宮直奔六安當率馬步飛馳迎勦斃賊數名賊即挫敗鳧水過河我軍跟蹤追殺百餘名因河水阻深未及窮追兩次隨機離勦以奪賊糧而仰攻未能城他未復以地勢賊情而論必非近月所能奏功水師圍攻安慶亦必待太湖東流潛山及安慶之石牌克復乃可馬步並力於安慶又前因小池口防守空虛分兵代守曾國藩近於湖口要地添派知府屈蟠一千人而南岸東流縣城爲水師餉道所必經復由鄂省酌調參將黃澤遠前往城守此東路布置之情形也黃州六千餘人訓練已成原可及時東下以踐三路進勦之議惟始因商固告警恐賊從六安霍山繞出漢陽德安黃州之間又因湖南永州入屬遍地皆賊而勢且侵及衡州寶慶之邊邑先後撥去水師四營陸師四營馬隊二百名南撫臣駱秉章念鄂城之空虛復將漢軍文生李雲麟一營調回鄂城湘省賊勢方熾備多力分且虞滋蔓設衡寶兵力不敷則岳鄂鼎沸同時震動將有防不勝防之患矣現於麻城黃州抽撥二千人回防武昌並於下游潯皖江面再調水師二營回防岳州此又南路布置之情形也勝保前奏尙未悉湖南近月情形而不知鄂省南路空虛長江天險勢若建瓴設使賊於湖南逞志則由南路而拊鄂之背由西路而窺蜀之藩後患方大兵事轉恐棘手征皖之師孤軍未可深入誠如聖諭必當計出萬全應俟湖南軍務稍定方可並力皖省所有遵旨復奏緣由謹合詞恭

摺具奏。

再臣胡林翼墨經從軍，志在討賊，其必不能入皖之故，則以楚北供應東征水陸軍餉，歲需數百萬兩，錢漕爲巡撫衙門專政，連年整飭，稍資補助，所設釐金總局分局數十處，頭緒繁多，責無旁貸，且隨時體察，募立新營，汰弱留強，使東下各軍銳氣常新，現在楚境鄰氣四逼，前此尙祇策應皖江南北兩岸，近日情形，湖南震驚，更須兼慮南路，自應仍紮黃州，以爲各路根本，荊州將軍都興阿上年圍攻安慶，賊勢漸威，因三河失事，孤軍無援，經臣官文奏請撤圍，以期保全軍旅，其時該將軍已隱然有李光弼、韓刀自誓之志，勤勞之過，憂憤成疾，則其義烈本於天性也。水師提督楊載福智勇兼備，性氣亦甚剛嚴，該將軍提督之威望已隆，必非他人所能指揮，且忠勇素著，日夜以殺賊爲心，亦不煩他人之督責也。他如多隆阿、鮑超之驍勇冠軍，李續宜、唐訓方之質實不欺，臣等共事最久，誠信相孚，必可得其心力，設異日出省遠勦，驟歸他人節制，恐心志不能齊一，性情未必相投，且楚師除馬隊外，水陸各軍皆係南勇，皖軍則川兵、川勇，實居大半，近更收錄投誠之衆，鄉土不同，人心互異，若與楚師合併，軍情必多疑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各勦各路，以專責成，庶兩軍不起猜嫌，而大局仍不分畛域，應請嗣後楚軍無論入皖界入江南境，其糧餉軍火及調度機宜，均歸臣官文及臣胡林翼一手經理，實因相處日久，深悉將士之心，較歸各省大臣節制，呼應得靈也。至逆首久踞金陵，原宜併力東征，成四面各圍之勢，惟皖中全境糜爛，實難躡等而趨，去歲三河之挫，因李續賓忠勇奮發，思欲一舉成功，銳進分兵遠規廬郡，遂羅前禍，是舍近而求遠，欲速而反遲，可爲炯戒。查安慶爲長江上下之關鍵，舒桐宿太爲江楚之通衢，而東流、蕪湖、東西梁山、太平、采石，遙迤大江南岸，在在皆有賊蹤，使未能節節掃除，即令迅克金陵，亦慮蔓延江浙，後患尙不可知。竊計規復金陵，必須先清皖省，欲清皖省，必須先清沿江上下，若能以馬步輔翼水師，由宿太、舒桐攻克安慶，步步爲營，次第下擊，力扼大江，則金陵之接濟可斷，勢將不攻自克。廬州離江既遠，又不與楚境毗連，若由六安進攻，陸路運

餉甚難，又係孤軍深入，現派參將余際昌等紮營於英霍之間，止能爲六安後路聲援，未可磨兵前進。勝保一軍，尙不爲單，現在應援浦口一路，如能得手，自當以全力圖復廬州，廓清北境，近規懷鳳，遠固淮徐，然後專注東南。楚軍亦沿大江而進，曾國藩既定豫章，可由皖南而進，水陸並下，三路分馳，必可掃穴擒渠，以安全局。現在楚軍已進太湖、英山，俟湖南分援馬步水陸撤回，便擬力圖進取，謹將臣等管見所及，通籌布置情形，合詞據實附片密陳，伏乞皇上鑒察。

硃批：「覽奏布置各情均悉。欽此。」

再，湖南倉卒募勇，已得四萬餘人，而賊勢之多，殊駭聽聞，湘若不支，鄂必受害，蓋賊之志在上游，繞江西浙閩以出粵東，其蓄謀亦已深矣。湘省士氣自塔齊布等倡率勇敢，尙可臨時召募，鄂中地勢較湘爲空闊，風氣勁悍，不如湘南，萬一有警，倉卒添募，非素節制之師，又苦餉糈之竭，湖北地方，秋冬以後，馬隊尙可馳騁，地勢與湖南稍異，且馬隊之餉一兼步軍之二，而馬隊之力一可抵步軍之五，兵強而餉省，計無善於此者。臣等前次預奏黑龍江西丹千名，荷蒙恩允，計算程途，捐馬挑兵，須冬令方能到鄂，應由臣分別咨催，趕緊起程，因思天津防所黑龍江甲兵內，如防務平靜，不須多兵，可否暫行借撥黑龍江甲兵千名，俟得旨俞允，臣遣員攜帶餉銀，於信陽一帶迎提到鄂，庶幾戒備不虞，震懾天威，免致侵軼，惟是近畿防堵關係緊要，臣等未敢擅請，可否仰懇皇上天恩，飭下天津軍營，察看緩急，酌量施行，伏乞聖恩鑒察。

謹案：此片奉有諭旨，交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辦理。

上諭：「前據官文等奏：『請撥黑龍江西丹一千名，赴楚助剿，并派協領巴揚阿裹帶軍裝銀兩，前往調取。』當經諭令該將軍照數挑選候調。嗣據弈山等奏：『已將西丹一千名，挑選齊備。俟巴揚阿到後，即可將此項西丹帶往湖北軍營。』所有天津馬隊，即可毋庸調撥，以免周折。至該大臣等，請撥黑龍江馬二千匹，亦經

諭令該將軍照數湊足，統交該協領帶往矣。將此諭令知之！」（五月十三日同督部奉）

派員統帶重兵往援湖南疏（五月二十三督發）

竊查逆首石達開，裹脅安徽江西浙閩兩粵之賊，竄擾湖南，號稱數十萬，欲由寶慶常德荆宜各路，擄掠入川，自立一幟，蓄謀已久。臣前已將通籌大局情形，詳細瀝陳，恭摺奏聞在案。惟軍情賊勢，瞬息千變，速尙易圖，久則難料。自應併兩楚之力，先除西南之患，庶可專力東征，無瞻前顧後之虞。先經臣調撥馬隊二百名，陸師各軍共計一千五百餘員名，並調派總兵王明山、陳金鼐、知府蕭翰慶、副將孫昌凱、水師四營、礮船共一百餘號，往援湖南。近因賊匪聚集寶慶，該府地方爲資水之上游，可以直達洞庭常德，西出辰州，爲沅水之上游，亦可以入洞庭。由澧州又可達荆江，是資沅二水，爲江湖緊要關鍵，當亟續調安慶水師中營遊擊曾和霖、水師前營副將劉國斌，共礮船九十餘號，分援常德辰州及臨資口一帶，以重沅資之防。兼飭遊擊左光培、水師礮船二十八號，及己革總兵李續燾所募新勇五百名，馳往荊州虎渡口，以重澧州之防。猶恐陸路兵力較單，再飭新授荆宜施道李續宜，揀選撫湘各軍五千三百七十餘員名，並餘丁長夫四千名，裹帶口糧軍火，前赴湖南督率陸路各營，從益陽安化一路進兵，前達寶慶，兼可以備常澧一路之警。已於五月二十二日由黃州武昌取道前發，以期會合湖南大營，併力勦辦，迅奏膚功。並準南撫臣駱秉章函商：「以南省將士雖多，事權不一，而新募各軍，半係李續賓舊部，擬請將道員李續宜派往寶慶，暫行統領各軍，以期大局有裨。」等情。是與臣等意見本相脗合。當卽飛檄李續宜遵照辦理。惟是湖北一省馬步水師各營，既以全力規畫皖江南北，更復西顧荊州，北防商固，而粵匪撻匪窺伺多端，水師馬步各軍，應接不暇。茲以湖南異常緊急，於萬難籌撥之中，勉力抽調重兵，以全大局，挖肉補瘡，移緩就急，並非鄂力之果能有餘也。計派援湖南之水師陸營馬隊，每月共用銀五萬兩，以外均由臣等

札飭湖北糧臺趕緊籌畫按期解送，委派專員前往支應，毋庸湖南籌備，並飛催山陝四川之接濟，迅即解楚，亦可先助湘南之不足，其水陸戰事應歸南撫臣就近迅急奏報，惟軍情幻變，如有應行體察情形酌量改調之處，仍由臣等專札調遣，緣湖北水陸馬步各營將士經臣等訓練已久，情意孚洽，如有緩急，仍應由鄂省審察機宜，則將士乃能用命也。所有續行調撥重兵援勦湖南，並派大員統帶緣由，理合由五百里馳奏，再臣胡林翼於援軍起程赴湘之後，即仍回黃州老營合併聲明。

請緩徵廣濟縣咸豐八年分銀米疏（六月初八日）

竊查廣濟縣屬泰東、永東、靈東等三鄉，道光二十八九等年大水潰隄，靈東鄉內之石牌崗，永東鄉內之汪家蓬，泰東鄉內之黃花蓬各處田地，或衝坍成河，或沙壓五六尺不等，難以翻挑，亦未淤復，歷年錢漕銀米均請緩徵。咸豐七年皖省賊匪上犯，被擾最重，特請將該年地丁錢糧南米蘆課雜稅等項不計災分，全予豁免，荷蒙俞允在案。茲據前湖北藩司羅遵殿署糧儲道張曜孫詳稱：「先據廣濟縣知縣方大湜詳：『泰東等三鄉田地，仍難翻挑淤復，請將八年應徵錢糧南米仍請展緩。』該司道恐有捏飾情弊，嚴飭該官知府親詣查勘，時因三河、桐城失利，上游防堵喫緊，未能履勘，又未便以未經勘定田畝彙入八年緩徵案內，致滋枉緩。」茲據黃州府知府周炳鑑詳稱：「親歷各鄉細勘，除稍有種植田地不計外，實在衝厭未墾田地，該業民等全無收穫，所有咸豐八年錢糧銀一千八百六十九兩六分四釐，漕米二百七十八石九斗三升二合五勺，南米四百三十五石八斗六升五合六勺，結由司道詳請奏緩。」前來，臣等伏查廣濟縣泰東等三鄉水衝沙厭田地，應徵八年銀米，據該管府親歷查勘實係全無收穫，現在太湖、潛山賊氛緊逼，居民俱已遷徙，無人開墾，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該年應徵地丁錢漕南米緩至九年秋後啓徵，以甦民困。現在奏銷屆限，除於冊內計緩外，謹合詞恭摺具奏。

卷三十五

酌擬清查局辦理章程疏（六月二十日）

竊照湖北省城設立總局，將通省各州縣衛交代未經結報者，逐任逐款澈底清查，以咸豐八年正月初一日起，限至八年年底完結報部，續經臣等奏奉諭旨：「展至九年十二月底止，一律辦理完竣。」等因。欽此。並於奏請起限摺內聲明清查章程，俟辦有端倪，再行開單，恭呈御覽，行局轉飭遵辦在案。節經總局司道往返行查，先後飭調會齊核算，而款目繁多，展轉膠轕，茲催據各屬造報款冊，將次彙齊，辦理稍有頭緒。惟自道光二十八年清查之後，至武漢克復，已閱八年之久，中間軍務迭興，州縣失守，十居六七。各州縣衛經手倉庫，正雜錢糧米穀，有全行被劫者；有應付兵差募勇堵剿，未及報銷者；有因災歉例得緩徵，存留驛站耗羨錢糧，未及請領撥補，所有廉俸役食祭祀等項銀兩，經該州縣墊支墊發者；又有軍需緊急，將應徵錢糧先行墊解充餉，尚未徵齊民欠歸還者；必須分別明定章程，庶辦理有所依據。茲據總局司道議詳：「除未被兵燹完善之區不計外，其各州縣衛果係賊衆兵單，力難抵禦，因而失陷城池，倉庫被劫，典守之牧令衛備業已陣亡殉難者，俱照例免賠；若城池失陷，守土之官並未殉難，倉庫被劫者，仍援照江西浮梁縣成案，立限追賠，其調募兵勇堵剿，應付各省往返兵差挪動徵存銀米，未及報銷，地方災歉，例得緩徵，因軍務孔殷，道路梗塞，不及請領撥補，墊發墊支廉俸役食等項，應行補領，暨墊解錢糧，接濟兵餉，尚未徵齊民欠歸還者，以上各項應查明虧挪實在確情，如係侵蝕入己，立即詳揭請參；若因軍情急迫，事出因公，應請恩施寬免治罪，立限追賠，其墊發墊支例應請領款項，準其劃抵，似此分晰辦理，庶足以昭核實而示平允。」等情。酌擬章程，詳請具奏前來。臣等覆查款項重在清查，追賠期於有著，湖北各州縣衛交代積至六七任，十數任，未經結報，其失守城池，虧短正項情形，既各不同，查辦自須區別。

身殉之員，子孫或同時罹難，或顛沛流離，其先任之缺，或事隔數手，或城池繼陷，本員既故，案卷全燬；若將本任及在別任動用之款，勒令故員後裔追賠，深恐無力完繳，終成無著，轉致實在侵虧入己之員，遷延觀望，至本員並未殉難，有因軍務挪移，及墊解兵餉，暨例應請領撥補之項，均可按數勾稽，無從弊混。該司道酌擬分別豁免，追賠劃抵，一經明定章程，準豁者，葛藤既斷，不致通案有稽，應繳者，勒限追賠，如有侵蝕隱捏浮冒等弊，即由臣等據實嚴參，從重定罪，庶國帑均歸核實，而清查亦可迅速完竣矣。除咨部查照外，謹合詞恭摺具奏，並開具清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聖鑒，飭部議覆施行。

一、失陷城池倉庫被劫，本員並未陣亡殉難，均照江西浮梁縣劫失倉庫銀米成案，一律著賠；其追賠限期，應照定例，各案應賠銀數，分年按限追繳。

一、失陷城池，本員陣亡殉難，任內經手倉庫錢糧米穀被賊劫失，究與未曾殉難者不同，擬請照倉庫猝遇盜賊而有損失，免罪不賠例擬以不賠。

一、官員陣亡殉難，任內如有辦理兵差暨團練動用各項銀兩，人亡卷燬，無可稽考，擬請免其造報。

一、官員陣亡殉難，如先在別缺另有動用各項銀兩，本員既故，歷年更久，且有先任之缺，復經失守，案卷全燬，毫無稽考，查軍興以來，被難地方多有豁免錢糧，被殉之員，擬請比照一律豁免。

一、官員墊發墊支暨墊解錢糧漕南米石，如與正項無虧，所墊之項，從緩議還外，若有挪缺一切錢糧正雜款項，準將應領各項及未請領撥補坐支本款，儘數劃扣，如有不敷，即將該員墊解民欠，暫准作抵，責成後任，分限代徵，解繳抵補，設限滿徵不足數，按照下餘欠數分立年限，著落本員完繳，倘遇蠲豁民欠，亦照定例分年賠繳。

請加廣湖北鄉試永遠中額疏（七月初二督發）

竊照咸豐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奉上諭：「官文奏：『紳民歷年捐輸軍餉，懇恩加廣鄉試中額。』」一摺；湖北省紳民捐資濟餉，數及百萬，實屬踴躍急公，深堪嘉尚，加恩著照所請，準將湖北省文武鄉試，永遠加廣中額各三名，即以本年戊午科，并補行乙卯科爲始，按數取中，以昭激勸。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當即恭錄行司欽遵在案。臣隨於戊午並補行乙卯文武鄉試，遵照辦理在案。各紳民以芻蕘之悃忱，增科名之榮耀，感誦皇恩，異口同聲。臣等伏念湖北連年軍務需餉浩繁，多藉勸捐，以資接濟，尙稱踴躍。上年奏報九十八萬，以九十萬請增永遠鄉試中額三名，其餘八萬兩有奇，彙入下屆續捐辦理。今歲續經造報到司者，綜計前款共銀三十萬二千五百兩有奇，與一省捐銀三十萬兩，加文武鄉試永遠定額各一名之部議相符。現值秋闈伊邇，據湖北布政使莊受祺清查詳請具奏前來，合無仰懇天恩，以本屆已未恩科爲始，再續廣文武永遠中額各一名，以宏作育，而樹風聲。此次除再加廣一名之外，尙餘銀二千五百兩有奇，仍歸入續捐案內，再請鴻施。臣等謹會同湖北學政臣俞奎垣繕摺由驛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敬陳湖北兵餉情形並舉賢自代疏（七月初八日）

竊臣因三河警變，於八年十二月由本籍馳入黃州軍營，整理創殘，漸次完備。九年正月，首逆石達開竄犯湖南，分兵援應，水陸已逾萬人，征皖之師，暫遲進取，非得已也。近年兵事，不患將士之不勇，而患餉糈之不給。部撥秦晉蜀三省月餉各五萬兩，一年之計，十不獲一。在鄰省供應浩繁，原難深責。惟以鄂省十府一州之力，供江皖一歲數百萬兩之軍需，捉襟見肘，不能爲民生稍留餘地，中心已切憂危。以皖省地勢而論，援湘水陸同營，三路分剿，尙覺兵單；以鄂省餉糈而論，則即現在兵數，猶形餉絀。此湖北兵事餉事之情形也。竊籌餉乃巡撫之專責，擇人爲理財之要務，立一法，而人每緣法爲奸，不如得一人，而法可因人以立。臣本丁艱人員，蒞官臨民，心竊

未安，金革無辟，義不容諉。惟是臣之所慮者餉耳。兵事之強弱，視餉之豐歉爲轉移。竊見升任福建撫臣羅遵殿居心正大，事有條理。官湖北十餘年，吏治民情尤爲熟悉。即如八年錢糧，實力整頓，合計通省額徵，於奏銷限內所欠不及一分。實近三十年所未有。兵燹凋敝之餘，辦理實著成效。合無仰懇聖恩，開臣署缺簡命羅遵殿辦理巡撫印務，責令籌度軍餉，管理糧臺事宜，必能接濟不匱，使士馬有飽騰之效。該升撫治兵尚非所長。鄂居七省之中，石達開擾其西，陳玉成伺其東，各擁羣賊十餘萬人，或二三十萬人，既上下之兼防，恐腹背之受敵。臣惟有函商督臣體察形勢，覘賊所向，隨機勦辦。臣必不敢有所推諉。儻使西界無虞，則荊州可固，東征並力，則皖江可清。異日軍務速藏，得以遵旨補行終制，而羅遵殿之吏治切實可靠，必能隨同督臣寅恭協和，相助爲理。臣惟軍餉所關，得人不易，確有所知，不敢緘默。謹據實瀝陳，以備聖明採納。該撫現已迎摺北上，如蒙天恩俞允，江楚兵餉大局，當有裨益。愚昧之誠，理合密摺由驛五百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

奏陳援寶官軍大勝疏（七月十五日督發）

竊湖南賊勢鴟張，聚圍寶郡。先經臣等調派水師馬隊，馳往湘省援剿。嗣復派留按察使銜荆宜施道李續宜統領寶慶軍務，其湘右之在下游征皖者，亦經調集五千餘人，馳歸所部，以收駕輕就熟之效。業經奏報在案。兼旬以來，該逆麇聚日衆，長圍守禦益堅。而我軍聲援梗阻，城守難支。疊經臣等密飭帶兵各員，避實搗虛，爲內外夾擊之計。頃接李續宜來稟：「六月二十四日率所部，由藍田先後啓行。二十五日由驢溪馳抵高家衝，集司劉長佑營盤，會商進剿。審察地勢，並密令駐劄寶東各營，連日出隊，以分賊勢。二十六日，逆衆包抄高家衝官營，劉長佑李續宜各率所部奮擊，斃賊甚多。二十八日，李續宜拔營西渡，調副將劉培元率水師從水路進，又密飭元右貞中等營隊伍，分十餘枝，爬山越嶺，搜伏而進，初抵匡家嶺，周視賊營，自田家渡直至白田清水塘等處，聯

絡三十餘里，環以長濠，寬深三丈有餘，濠上層設礮位，濠外密釘竹木，幾於無隙可乘；是日午後，李續宜令郭鵬程帶毅右營于高勝，帶貞左營黃連升帶後前營二哨，毛有銘帶右營二哨，李光燦帶中營二哨，各以六成隊捲旗息鼓，從山背蛇行往剿；令營務處金國琛等帶親兵馬隊策應，行至中途，適賊二千餘出，撲凱右營，經梁作樺率勇力堵，金國琛等突出橫抄，賊大敗潰；我軍追逼賊壘，壘中復出賊二千餘抗拒，我軍奮勇直前，立傷悍賊五十餘名，衆賊皆亂，敗逃渡河，擁斷浮橋，溺水死者一千八九百名，各營乘勝焚毀賊壘賊卡，共四十三處，奪獲馬八十五匹，旗械無數。二十九日，該逆率衆數萬，多設疑陣，欲繞我軍後路，乘隙襲營，李續宜令都司羅重世率福字營勇駐田家渡，與資東聲氣相通，令游擊劉山清率喜字營勇駐釭溪，以防後路，而密令中右營兩後哨，及于高勝等營勇丁捲旗出隊，伏於後路山林；又令副將沈俊德等元右等營出西路橫截賊隊，復派府經歷縣丞毛有銘率湘右營並馬隊斜出，而腰擊之；又派副將蕭慶衍等貞中等營防濠內之賊；又派金國琛等率湘中營及馬隊隨同李續宜前路迎剿，車置甫定，各路賊蜂擁圍撲，我軍正伏並起，該逆進退無路，拚死抵拒，李續宜遂令中路分營斜出橫擊，令防濠各營奮撲賊壘，縱火焚燬，煙燄冲霄，賊匪紛紛潰逃，我軍齊力追殺，賊屍遍野，維時劉培元鄒漢章率水師轟擊，田興恕復率勇從郡城北門渡河攔頭截剿，敗匪悉過資東，乃令各營收隊，是日計踏燬賊之壘卡共二百餘處，殺賊八千數百，溺斃於河者約四五千，生擒一千七百餘名，內有偽軍略戴振聲等賊目四十八名，解散攜脅五六千人，奪獲偽印八十餘顆，騾馬三百餘匹，旗械無算。次日復搜捕餘匪淨盡，資西一律肅清，長圍已解。等情馳稟前來。臣查該逆聚圍寶郡，踞險浚濠，周長數十里，阻我餉道，抗我師行，必欲逞志寶郡，據爲根本，爲窺伺鄂蜀之計，兇狡已極，仰賴聖主威福，將士謀勇並施，連日大捷，長圍頓解，實足以寒賊膽而快人心。現在郡城內外，兵勢連絡，除飛飭各軍乘勝兜剿，一鼓殲除，一面由撫臣駱秉章查明在事出力人員，並陣亡員弁，分別籲懇恩施外，謹將寶慶援軍大捷郡城圍解情形繕摺由六百里馳奏。

再，準兵部轉準戶部咨開：「翼長多隆阿派領催阿達布等出口購買戰馬五百匹；又楚北委員劉得勝等赴張家口買辦戰馬一千五百匹，該省現無軍務，未便準其免稅，應仍照向章辦理。」等因。咨會前來。查楚北先後委員阿達布等出口購戰馬共二千匹，前已咨明楚軍攻剿皖匪，戰馬疲乏，亟須添補情形，並非本省添補營馬驛馬可比，相應仰懇聖恩俯準，飭部移行各處，按數查驗，免稅放行，俾該委員迅速管解歸楚馬隊，得資攻剿，感荷鴻慈，實無既極。謹附片具奏。

上諭：「官文、胡林翼奏『軍營購買馬匹，請飭免稅』等語，湖北委員出口購買戰馬二千匹，係爲楚軍攻剿皖匪之用，著該部移行張家口等處各稅口，按照該省咨文查驗明確，準其免稅放行，毋令遲滯，欽此。」

奏陳特參性情浮躁要挾委署知縣疏（七月二十二日）

竊維務農必先除莠，牧馬恐其敗羣，湖北吏治廢弛，經臣隨時整飭，猶未盡善，設有不肖州縣，干進營私，必至濡染效尤，官方益壞。茲查有四川試用知縣李某，游幕迴避，改發湖北，該員到省後，即具稟藩司稱：「在川省有輪委一次，尚未委署，應以原到川省之日，作爲到省日期，與是年同班同月到省人員比較先後，列冊候委。」等語。經藩司查明，游幕迴避人員，遵照部章，除去程限，準其接算試用候補日期。至在在省，得有輪委，經原省督撫咨明備案。其如何委用，應俟改發省分，察看人才，酌量原缺，分別委署。乃該員甫經到省，頃存躁進之心，率敗具稟，要挾委署，實屬不安本分。據前湖北藩司升任福建巡撫羅遵殿詳請奏參前來。臣查李在川輪委，尚未委出，準四川督臣咨明湖北，業經行司查照在案。該員在蜀以幕友捐官，聲名甚劣，惟事係隔省，若待咨查劣蹟，往返需時，且恐不實不盡，就其改發到鄂，即敢以川省曾有輪委，自行具稟藩司，列冊委署，其性情浮躁，要挾營謀，已可概見。該員於藩司詳參後，即呈請赴山東措資希圖規避，似此躁進取巧之員，未便稍事姑容，相應請旨

將改發湖北試用知縣李某革職，以示懲儆，而肅官方。

上諭「胡林翼奏『特參性情浮躁要挾委署之知縣，請旨革職』一摺；李某某著卽革職，以示懲儆。欽此。」

再，試用知縣夏先烺，安徽懷甯縣人，由訓導報捐知縣，指發湖北，咸豐八年五月初六日到省，母丁氏迎養來楚。九年正月初七日病故，經臣恭疏題報，飭令回籍守制去後。旋據武昌府知府如山轉據該員稟稱：「懷甯尙爲賊踞，難以回籍，暫在鄂省守制，俟原籍肅清，卽行請咨回籍。」等情。臣查懷甯縣係安慶府附郭首邑，逆匪久踞，據稟難於回籍，自係實在情形；楚省現辦防堵，該員辦事謹飭，堪以差遣。又試用從九品李維新，江蘇武進縣人，由監生於咸豐七年在湖北荊州火藥局報捐，不論雙單月選用從九品，九年正月在京遵籌餉例報捐，分發指省湖北，三月二十日到省，二十五日聞訃，母劉氏於九年正月初五日在籍病故，例應丁憂回籍守制。臣查李維新年力正壯，人亦謹飭，堪以差遣，據升任巡撫臣前布政使羅遵殿詳請奏留前來，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丁憂試用知縣夏先烺試用，從九品李維新留於軍營差遣，一俟軍務告竣，卽行分別飭令回籍守制，除咨部暨各該員原籍外，謹會同湖廣總督臣文附片具奏，殊批「均照所請。欽此。」

卷三十六

楚軍征皖大勝攻拔石牌僞城疏（九年九月初七日督發）

竊臣等前因皖省賊勢日張，籌議由楚北調派各軍分四路馳援情形，奏報在案。查皖屬石牌鎮地方，與宿望潛太等縣毗連接壤，爲入安慶要隘，自上年官軍回援宿太後，該逆復在該處修造堅城一座，麇集逆衆，意圖久拒，阻我入皖之路，與太湖城內之賊互相援應，兼通賊糧火藥等項，是以屢攻太湖，未能得手，現籌進兵圖皖。

之計，必先奪取石牌要隘，方爲勝算；遂密飭總兵鮑超嚴守太湖各營，副都統多隆阿親統馬步兵勇，於八月二十六日，馳赴茶菱嶺駐紮，連日察看地勢情形，遙望石牌僞城，牆高二丈餘，上下均有礮眼，週圍深濠三道，外有木城六道，樁籬密布，甚爲堅固。隨督隊於二十八日四更出隊，銜枚疾走，馳抵石牌，派參將楊朝林、雷正瑄游擊趙既發各帶所部，由東面進攻都司周天祥，守備李德謙、陳天佑各帶所部，由北門進攻；參將穆正春帶領所部由南門進攻。多隆阿自率各營出其不意，拆毀木城，越濠爬城，施放噴筒、火箭，該逆驚覺，開礮轟擊。我軍正值攻城喫緊，忽據探報，潛山逆賊蜂擁而來，即派吉林、黑龍江馬隊二起，飛馳截擊。又據探報，安慶之賊分股來援，亦派馬隊二起，分馳迎剿。兩路援賊，均皆敗退，各營步隊攻城銳氣益奮，一擁而進，該逆仍堅持抗拒，鎗礮環施，子如雨下，各勇奮不顧身，衝鋒冒鎗，前者傷亡，後者繼進，遂折毀礮眼而入。時已辰刻，僞城以內火發，賊衆大亂，我軍痛殺，其開城逃竄者，亦經我軍迎頭截殺，共計斃賊數千餘名，生擒四十七名，內有廣西老賊頭目僞霍天燕、石廷玉二名，奪獲大礮二十四尊，擡鎗小鎗三百餘桿，騾馬四十餘匹，旗幟刀矛無算。此攻拔石牌僞城之實在情形也。盡殲醜類，無一漏網，實足以彰天討而快人心。現在分撥大軍駐紮石牌，即乘機攻取太湖，以便分路進剿。所有此次出力員弁兵勇，可否由臣核實擇尤請獎，出自恩施，以昭激勸。所有攻克石牌僞城，斬馘無遺情形，謹合詞恭摺馳奏。

上諭：「官文、胡林翼奏：『楚軍援皖，攻克石牌僞城。』一摺：著官文等仍飭各軍乘此聲威，克復太湖縣城，節節進剿，以清逆氛。其在事出力員弁兵勇，著官文等核實擇尤保奏，以示獎勵。欽此。」

請廣湖北各邑學額疏（十一月初二日督發）

竊臣等前於咸豐八年七月內，查明湖北紳民歷年捐餉銀九十八萬七千四百六十一兩零，先以九十萬

兩請加鄉試中額，奏奉上諭：「官文奏：『紳民歷年捐輸軍餉，懇恩加廣鄉試中額』一摺，加恩著照所請，準將湖北省文武鄉試，永遠加廣中額各三名，即以本年戊午科並補行乙卯科爲始，按數取中，以昭激勸等因。」欽此。嗣於九年七月內，又經臣等以續經造冊到司者，連前所餘八萬有奇，綜計共銀三十萬二千五百餘兩，再以三十萬兩請加中額，奏奉硃批：「該部速議具奏。」欽此。旋準部議，準再加文武鄉試永遠中額各一名，連前共加文武鄉試定額四名，自己未恩科爲始，尙餘銀二千五百兩零，應歸入續捐案內，併計核辦等因。九年八月初九日具奏，本日奉旨：「依議欽此。」均經臣等行司欽遵辦理在案。茲據湖北省布政使莊受祺詳稱：「續據各州縣造冊到司，及奉準外省移咨兌收，湖北省紳民各捐款，又有銀九萬六千九百餘兩，連前統計共銀一百二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九兩四錢四分九釐，遵照奏定章程，一州一縣捐銀一萬兩，加文武永遠學額各一名，捐銀二千兩，加文武一次學額各一名，除原任兩廣總督葉名琛前來咨奏。」奉上諭：「前後捐輸軍餉銀二萬兩，該督原籍湖北漢陽縣，著加文武學額各二名，永爲定額，欽此。」遵辦外，綜計各屬尙應請加廣文武永遠學額共九十六名，再應加一次文武學額者，共一百二十九名，其所請加定額，查每州每縣並未過十名之限，均請以欽奉上諭之日爲始，學臣即按數取進，俾昭激勸，除請加廣學額外，尙餘銀六萬一千六百三十九兩零，應俟歸入續案辦理，所有現在查明各郡各邑捐款細案，請廣文武學額緣由，相應分別開造清摺清冊，詳請奏咨等情前來。臣等覆核無異，除冊分送戶禮兵三部查核外，謹會同湖北省學臣俞奎垣合詞恭摺具奏，並繕具各州縣紳民節年捐助軍餉各銀數清單，敬呈御覽。伏乞皇上聖鑒，敕部核覆施行。再外省所收湖北紳民捐款，間有錢穀折銀數目未經咨覆明晰，暫照減成例價叩數入冊，捐數已逾萬兩之多，各州縣先請現廣學額一次，容俟飭催補查造冊到日，歸於續案，請改永遠定額，合併陳明謹奏。硃批：「該部議奏單併發。」欽此。

卷三十七

陳報官軍勦退太湖援賊疏（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再、楚軍進勦皖逆，前於攻克石牌巨鎮後，卽設計進攻太湖縣城，乃該逆恃其城堅糧足，死守待援。臣官文先經咨飭各軍，首以絕賊援應爲勝算。臣胡林翼以相距太湖數十里之天堂地方，形勢險要，調派統領昌字營副將銜儘先參將余際昌駐軍天堂，以扼其衝。十一月初三日夜，探報潛山、舒城大股逆衆，由主簿園等處圖撲昌營，賊衆不下萬餘。余際昌派前營游擊楊飛熊，後營守備浦本祥，各率步兵會同前右中三營馬隊，馳往迎擊，又派中左等營分抄賊後。余際昌自率親兵接應，布置甫定，時已天明，賊衆漫山遍野而至。我軍乘其喘息未定，列隊奮擊，鏖戰二時之久，悍逆抵死抗拒，中營親兵外委金宜貴等首陷賊陣，殪其騎馬悍賊五人，賊衆披靡潰逃。我軍奮力追殺，後路兵勇同時夾擊，斃賊一千數百，墜巖落澗死者不計其數。馬步各軍追殺至雞冠嶺而還，生擒二十二名，奪獲騾馬十七匹，僞印五顆，旗械千餘，鎗礮七十餘件。據生擒賊供：「此股逆首僞鎮天侯劉逆，由舒桐潛山糾黨二萬餘人，援應太湖，被我軍擊斃之騎馬賊，卽有僞將軍郭逆在內。」等語。由余際昌馳報前來。臣等查楚軍圍攻太湖，爲該逆所必救，本在意中。此次官軍以少擊衆，大獲勝仗，洵足以寒逆膽，而壯軍威。現在馬步各軍，近逼太城，浚濠築壘，絕其外援之路，則城賊無由逞志，計日可期得手。除仍飛飭該將士，慎密勦辦，迅克堅城，另行馳奏外，謹將官軍勦退太湖援賊大獲勝仗情形，合詞附陳。奉旨：「知道了。欽此。」

勸明各州縣已未成災請分別蠲緩疏（十二月十四日督發）